

长虹桥

CHANGHONGQIAO



我的嘉兴·醉江南

悠悠丽桥河

正在丽桥河里玩水,忽然听到对岸荷花堤河埠上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:“阿凤,阿凤,我给你一话梅。你接着。”稍后,一个纸包就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飞了过来,我顺着弧线,看到临近的私家河埠上有个姑娘立刻放下正在织的毛衣,伸出双手,稳稳地接住了纸包。姑娘说:“谢谢你,你枪法真准。”小伙子说:“我当过兵,枪法自然准。晚上我们一起看《多瑙河之波》电影好吗?”姑娘答:“好的。”说完,两人都咯咯笑了,笑声在两岸回荡。

可到黄梅天时,丽桥河就一改平日里的温柔,变得汹涌,一个旋涡接着一个旋涡向前奔流。奇怪的是,雨水多了,河水却变黄了。我大惑不解,问大人,雨水入河,河水变清才对,怎么就黄了?大人耐心解释:丽桥河是大运河的一段,大运河流经广阔的农村,灌溉着田地,雨水多了,田里的水带着泥,流入运河,河水就黄了。

原来如此!我隐约感到,大运河水哺育了两岸人民,是我们的母亲河。

丽桥河水柔中还带着刚。我在一米高的泊船上跳水时,觉得河水很柔软,很舒服。可后来,看到有几个小青年在北丽桥上跳水,镰刀式、燕子式,玩得不亦乐乎,就看看样学样,也到离河五米高的北丽桥桥栏上跳,这一跳,我见识了丽桥河水的刚硬,水拍得胸口一片通红,还隐隐作痛。

我桥上跳水后一回到家,爹就批评了我,他说:“运河里来往的船这么多,你怎么敢在北丽桥上乱跳?万一跳到船上岂不是害人害己?”我听了也后怕,表示以后不敢再上北丽桥跳。爹趁机说,你精力过剩,家里水缸就归你负责了,从明天开始,到丽桥河里提水吧。

在自来水普及前,丽桥河两岸人家都喝河水。人们拿着水桶到丽桥河里提上水,倒满家中水缸,放上明矾,淀上一夜,第二天用吸筒吸出沉淀物,然后把水煮开,就能喝了。可以说,丽桥河两岸的百姓,都是喝运河水长大的。

按理说,到丽桥河里提水是个苦活,我却喜欢上了。因为我提水时,总能提上小鱼儿,偶尔还能提到河虾,让我惊喜连连。爹为此特意买了个小水缸,给我养鱼虾。

河边的泊船,是丽桥河的另一道风景。

■蒋利鸿

江南的河流千万条,我独爱家门口的这一条。那条河,书上叫“京杭大运河”,而我家门口的那一段,即嘉兴北丽桥至大洋桥的大运河,沿河百姓都叫她“丽桥河”。

丽桥河西通杭州,而东过丽桥后,则一分为三,一支仍为大运河,北抵苏州、北京;一支为长纤塘,向上海方向流去;一支环着城,逶迤流向南湖,丽桥河与红船起航地的南湖,近在咫尺!

1970年,我8岁。那年夏天,连续十几个傍晚,我赤膊短裤,提着木脚盆穿过家门口的中基路,走过救火弄,沿着河埠走入丽桥河,在浅水滩里手拿脚盆学游泳,直到天光变暗、手指发皱才上岸。

可即便如此,我手中的脚盆仍迟迟放不掉,恨得已会水的小伙伴们一把夺了我的脚盆,四下保护着让我游,我呛了几口水后,学会了游泳。

这以后,有七八年夏天的傍晚,我都泡在丽桥河里,游累了,就爬上泊船看风景。这边是中基路,对岸是荷花堤,两岸人家密集,马头墙连绵。有临河人家打开窗子,放下吊桶,绳子一抖一收,水就提上去了。许多人家有河埠,小巧玲珑,单列、双列、转弯、直排,形形色色。两岸公共河埠皆热闹,其中救火弄河埠的人最多,男人女人一拨又一拨,他们大多认识,有说有笑地浣衣洗菜,有时,某人动作过大,水花溅到了临人身上,一个赶紧说:对不起,一个急忙回:没关系。

我看好两岸风光,就看丽桥河里来往频繁的船只。木船摇过,飘来轻柔的欸乃声,船尾,绳子系着一个小孩;轮船开来,汽笛声声,浪花滚滚;船只交会,皆轻船让重船,单船让舰队,非常默契。

再看河里,满是游泳的大人与小孩,来往的船只,只得在密集的人群中穿行,几分惊险,几分无奈。

平日里,丽桥河水温婉柔美,她的柔波还孕育着爱情。一些两岸青年男女原本不相识,可一同在丽桥河里游泳,游着游着就认识了,然后你教我划水,我教你跳水,时间一久就好上了。不过,我见过最浪漫的是,一对男女青年居然能隔河谈恋爱。某天,我

用:“缕缕馨羹,香橙也同荐。寒糟配入,芳气袭冰碗。”那就是把生姜切成细丝与细碎鱼肉和磨碎的谷物一起煮羹,同时配上香橙调味,再加上酒糟,可谓人间至味。这次“姜庵雅集”给嘉兴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清朝新丰姜市兴盛,来往商船云集,龚翔麟《惜红衣·咏姜》:“最忆新丰,秋江晚市,万艇争逐。”到了民国初期,姜种植面积达3万多亩,年产72万担,《新丰镇志略初稿》记载:“靠近新丰五十里以内之农民大半种植,作为每年之主要收入;遇丰年而姜价昂贵时,则较种植任何农产品为有利,故多乐种之。”镇上26家姜行,交易夜以继日,民国新丰乡土诗人徐文潮《平林杂咏·新丰姜市》:“秋后新姜满市廛,灯光断续月光寒。更筹未尽人声沸,半是苏常贩客船。”销路更为广阔,“姜之销地近则以江苏等地,最远如日本、俄国等处亦有运往。”

嘉禾大地稻香鱼肥,物产丰饶;四季风物,嘉韵悠长。京杭大运河两岸的嘉兴冲积平原土地肥沃,空气湿润,气候温暖;再加上新丰独特的黏性土壤,很适宜生姜的培植,也造就了新丰生姜极佳的品质和口碑。由嘉兴海宁人祝廷锡编纂的地方志书《竹林八圩志》记载:“姜之产浙西者,新丰最著闻,尤其肥硕而耐久也。”民国二十四年(1935)《申报·物产志》专文:“浙西姜产,新丰最著,肥硕耐藏,行销全国。”嘉兴民间歌谣《新丰姜谣》:“孔子三餐不撤姜,中华特产美名扬。丰姜质地尤其好,牙敬姜丝隔夜香。”民谚通俗直白,突出新丰生姜风味绵长、隔夜留香的独特品质。

近年来,新丰生姜不仅成为受国家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,更入选全国名特产优新农产品目录……嫩姜已成为嘉兴“金名片”,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大,“姜”来愈加美好。

并蒂莲花一点红

■臧志攀

老话常说:“冬吃萝卜夏吃姜,不让医生开药方。”说到姜,嘉兴地区名气最大的当数新丰镇的生姜。论颜值,姜头粉红,状若红莲,赏心悦目;论香味,香气浓郁,醇厚回甘;论口感,入口脆嫩,无渣无筋,汁多味美;论营养,辣味足,纤维多,功效大。

新丰生姜栽培历史悠久,至少在南宋时期就开始种植,至今近900年的历史。南宋秀州(嘉兴)诗人张尧同《姜庵》诗曰:“不入红尘市,安居三十年。至今庵下路,芳草碧芊芊。”据文史专家考证,新丰姜农为祈求风调雨顺,便在家中供“姜神”,还在镇北侧建了姜庵,以求“姜神”庇佑生姜免受姜瘟疫或病虫害。

明代,新丰生姜种植颇具规模,明弘治五年(1492)《嘉兴府志》记载:“生姜上市,有商来贩之。”民间有竹枝词歌之:“仙草扎根孔庙东,姜田万亩绿葱葱。名优品种农家宝,并蒂莲花一点红。”因为新丰生姜的每个姜芽上都有粉色的嫩叶,后来“并蒂莲花一点红”成了新丰嫩姜的专属雅号。

嘉兴历史文化名人、美食家朱彝尊也喜食新丰嫩姜,还组织过“姜庵雅集”。清康熙十七年(1678),新丰嫩姜上市时节,新丰人退职知府汤万祚邀请朱彝尊、魏坤、龚翔麟等词家,来“姜庵雅集”。魏坤,嘉善词人;龚翔麟,仁和(今杭州)词人,与朱彝尊等人合称为“浙西六词家”。姜庵是姜农祭祀“姜神”之庵,雅集主题是咏姜,即席填词同题唱和,尽显清初嘉兴风雅。朱彝尊《惜红衣·咏姜》:“红掌白芽……一样蟹鱼鲙,味胜蜜橙霜韭。”词除了写新丰生姜白嫩尖红的外形,盛赞其佐以螃蟹、鱼入菜,鲜脆辛香,完胜鲜果时蔬。魏坤《惜红衣·咏姜》,介绍了新丰生姜的独特妙

※欢喜录

我的音乐梦之钢琴课

■费志民

退休后,我与妻子过着沪嘉两地的“钟摆生活”,工作日在上海,双休日回嘉兴。我的钢琴在嘉兴。为方便在上海时练琴,儿子和儿媳特地给我买了手卷钢琴。本以为这样解决了问题,没想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

第一周课程结束后,我发现钢琴与手卷钢琴的手感差异极大。在手卷钢琴上,手指轻轻一碰,声音就出来了,弹起来毫不费力。可当我把已经练熟的曲目在钢琴上弹奏时,琴键却像一块块石头那样沉,手指根本使不出劲儿(尤其是四五指)。我当时很泄气,只能利用双休日重新上课回放,再一遍遍在钢琴上练习,才慢慢找到了感觉。

录制视频作业环节,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。视频作业要求不高,不必全曲弹奏,选两三句乐句就行。可好不容易练熟的乐句,一到录视频时,我总感觉老师就在身旁盯着,莫名紧张起来。不是右手弹错旋律,就是左手合错伴奏,或者手指不小心碰到旁边的琴键。一首简单的《沧海一声笑》,我录了二十来次才勉强满意。

不过转面一想,录制视频作业虽然效率不高,但客观上增加了我的练琴时间,有利于手指尽快形成“肌肉记忆”。

晚上,一位当英语老师的朋友跟我微信聊天,见我流露出焦躁和沮丧,便说了段颇具哲理的话:“人生不时会有新的课程。英文中的 lesson 有两层含义,‘课程’和‘经验教训’。你的钢琴课,是‘课程’,但更重要的是‘经验教训’。”末了,发来一个加油的表情包。

可不是吗?困难和问题、错误与失败,是钢琴课的一部分,是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。我默默点头,回了他八个字:“凡心所向,素履以往!”

我明白了,学琴无捷径,理解是前提,多练是关键。

一束繁花,藏尽江南春信

■简儿

锦燕的香阁子对面,有一间花室,布了一个小型插花作品展。花室的插花师名字叫“嘉艳”,擅长中式插花。

展览的名字叫“春信”。春风有信,佳人有约。春日的午后,我们约好一起跟着嘉艳学插花。

“虚实之境,乍暖还寒时,花开是信,花影回音。”竖立在门口的广告牌上如是写。

嘉艳伫立在我门口迎接我们,白衣素裙,宛如花仙子。她轻轻一笑,揽秀园的水就绿了,花就开了,春天就来到了我们身边。真是一个水一样温柔、花一样明媚的女孩子。

嘉艳先向我们介绍她的作品。门口摆着一个巨大的瓷瓶,插了河畔采的柳条和桃花,取名“烟柳画桥”。用桥与水相关的花卉,造出一个绮景。这是一幅意境之作。

一幅“金缕曲”,花材为连翘花,是一个三才的平卧性作品,什么是三才?“天地人”是也。一个花瓶作品,“雪映红妆”,是典雅的中式插花。一个香炉作品,“三月雪”,灵感来自宋徽宗的天青图。一个褐色花瓶,插

了绣线菊,取名“新绿”。一个花篮作品,还原了宋代李嵩的花篮图。一个花盆作品,水中卧着一枝耳坠花,枝上挂了毛茸茸的丝线,像女孩子的耳坠,取名“耳语”。

一个陶钵作品,插了紫荆,取名“春之锦”。一个玻璃器皿作品,插了白绢梅和弯尾,取名“云上弯”。还有一个白瓷陶瓶作品,一丛枯枝,一朵硕大明艳的花,虚实之间,有无相生,故而取名“有无相生”。

我第一次学插花,亦第一次看插花展,每人座位前摆了一个花器、一把剪刀、一桶鲜花。嘉艳先讲解示范,如何挑花、剪枝、造型。这时的嘉艳,巧笑倩兮、美目盼兮,鲜花在她手中幻化成远山淡影、才子佳人,拥有了无限风情。然而剪刀到了我手中,一下子变得无比笨拙,我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剪掉花枝,嘉艳说,有舍才有得,世上事莫不如此。一语惊醒梦中人,我持剪刀“咔嚓咔嚓”剪去了三分之一花枝,又摘掉了花枝底部的花蕾。把花枝插在剑山上。再照着嘉艳的讲解,插了“天地”两枝。

嘉艳说,“天地”要打开,“天地”足够开阔,才能容得下“人”。果真如此,“天地”一打

农民进城办事,大多摇船走水路,办好事后,需找个地方泊船,然后逛街吃饭。丽桥河中段北岸,河面开阔,河滩平坦,是天然的泊船处,所以这里长年船只云集,木船、水泥船、脚踏船连绵不绝,蔚为壮观。最热闹的是小猪廊下河埠外,苗猪船停得是里三层外三层,几乎堵了半条河道。老人说,中基路小猪廊下的苗猪市场清朝中期就有了,生意一直很好,杭州、湖州、苏州的人都赶来交易。

进城的农民售完蚕茧、瓜果、小猪等农产品后,口袋里有了点钱,就离开泊船,走进中基路上的两只饺子店吃上一顿,可往往,他们菜没点几个,酒却喝了不少,直到下午2点,才大着舌头,摇着“醉船”回家。

到了晚上,丽桥河由喧嚣转为静谧,可月光下,还能见到零星泊着的农船,他们的船头,架着砖搭的灶头,灶火映红了船上人的脸。大人告诉我,这些船都是乡下村民过来积肥的。白天,船上的人走街串巷,收集垃圾;晚上,他们就在船上吃饭睡觉。一段时间后,他们瘦了,乡里的田地却肥了。

时光悠悠,转眼就到了20世纪末,嘉兴城外的北郊河修好了,丽桥河对外不通航了,变得宁静安稳,唯有游船缓缓驶过,可这河有了一个新名称:京杭古运河嘉兴段。

又转眼,以中基路为主街的月河历史街区建好了,我家老宅成了一家知名饭店,而一座古色古香的荷月桥则连接了荷花堤和月河,天堑变了通途,丽桥河就成了月河的一部分。

如今,月河游人如织,昼夜熙熙攘攘,人们或坐在昔日异味严重、今日空气清新的小猪廊下,望着悠悠的丽桥河水喝茶聊天,打牌下棋;或坐在临丽桥河的馆子店里,点上油爆虾、炒螺蛳、葱油南湖羹等不帮菜,喝着土黄酒,欣赏夜幕中流光溢彩的漂亮游船;而这些游客,一部分来自南湖,客人瞻仰好南湖红船,游好湖心岛后,沿着泱泱秀水,来到丽桥河,吃着船菜,喝着三白酒,然后,望着岸上的万家灯火说道,这里小桥流水人家,是典型的江南水乡,令人陶醉!

某夜,我站在荷月桥上,望着灯火璀璨、一片繁华的丽桥河两岸,心中揣测,50年前,那对隔河扔纸包的青年男女,看到如此醉美的盛景,不知有何感想。

※千千情

泰迪戴维

■俞肃平

戴维是一只泰迪犬,小丫家养的。

每次小丫来我家,总会把它带上。戴维对我倒是很友好的,却始终保持着距离。我喜欢它,总想摸摸它,可它总能灵巧地躲开,难得让我捋一捋它的顺毛,明明是它在享受,却装得好像是它对我的一种奖赏。戴维对我这样,对大女婿也是如此。大女婿觉得没面子,就干脆用蛮力把戴维硬抱在怀里。可怜戴维全身绷得紧紧的,两只眼睛直盯着小丫,盼着她能把自己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。

不过,戴维也有主动求抱的时候。那天我们在客厅聊天,它正安安静静地躺着,忽然站起来冲到门口,大声吠叫。我觉得狗的叫声大致有两种,一种是威胁,另一种是兴奋。那天戴维的叫声,显然属于第二种。

她们,一动不敢动,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我不忍心,拍拍它的头说:“去吧,回你自己的家。”它便一个箭步跳出大门,跑到小丫身边,那意思好像是:不是我听小丫的话,是他在赶我走,我也没办法。老伴觉得它可爱,还用彩色铅笔给它画了一幅像,还真挺像的。

外孙女在上海读医科大学时,正值病毒横行。她和同学们以及医护人员设日没夜地坚守在医院。有一次,外孙女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,终于乘高铁回来,小丫带着戴维去火车站接她。外孙女出来后叫了一声“戴维”,它先是一愣,怔怔地盯着她。几秒钟后,它突然反应过来,是小主人回来了。于是它猛地扑了过去,摇头摆尾,不,简直是整个身子都在扭动。它颤抖着,低声咕咕咕咕叫着,仿佛在向外孙女倾诉它的思念、委屈和激动……